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法美之间：1994 年种族大屠杀前后的卢旺达外交关系	2
各国动态.....	13
埃塞俄比亚	13
毛里求斯	13
利比里亚	14
大湖地区	15

专题聚焦

法美之间：1994年种族大屠杀前后的卢旺达外交关系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非洲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美国将非洲纳入了全球战略布局，法国同非洲的特殊关系也处于动态变化。由于在西非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法国将目光投向了原比利时殖民地，非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卢旺达逐渐被纳入法非合作框架。卢旺达也成为亲法国家。然而，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逐渐从一个亲法国家转变为亲美国家。本文结合卢旺达、法国、美国三国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分析了种族大屠杀何以成为诱发卢旺达外交重心转变的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近年来卢法关系、卢美关系以及卢旺达与非传统盟国关系的动态与发展。

一、作为非洲法语国家的卢旺达：以卢法关系为例

（一）卢旺达：摆脱比利时殖民统治，发展新生政权

1884年的柏林会议将卢旺达划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将其与乌隆迪王国（今布隆迪）合并为德属东非的第13个县。后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根据《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又称《凡尔赛条约》），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比利时于1919年委托统治卢旺达-乌隆迪（Ruanda-Urundi，即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地）。1946年，联合国授予比利时托管卢旺达-乌隆迪的资格。由于比利时的剥削政策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卢旺达和布隆迪地区多次爆发起义。随着非洲殖民地尤其是比属刚果地区的反殖民斗争，在卢旺达出现了数个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组织。格雷瓜尔·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等九名胡图人于1957年3月联合发表了反殖民宣言，即《胡图宣言》（Bahutu Manifesto），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和下放地方权力。与此同时，图西族中的领导阶层和知识分子也提出了民族独立的要求。1959年11月，卢旺达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反殖民斗争和族群冲突，但遭到比利时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在联合国的敦促下，比利时逐渐放弃了对卢旺达的殖民统治。最终，1962年6月27日，第1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卢旺达实行自治。同年7月1日，卢旺达宣布独立，卡伊班达担任总统，组建了以胡图族为主体的政府。

在卢旺达宣布独立三个月后，卡伊班达总统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并赞美戴高乐“引领非洲国家走向独立自由，为非洲的去殖民化贡献良多”。在此之前，戴高乐曾有条件地允许法属西非殖民地独立，并支持卢旺达独立和加入联合国。1962年12月4日两国正式达成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议。

（二）法国：维持“法非特殊关系”，延续法国在非影响力

从 17 世纪至 19 世纪，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版图不断扩张，即使二战后法属西非殖民地相继独立，法国仍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手段维持“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法国与西非国家关系密切，法国学者多米尼克·马亚尔（*Dominic Maillart*）认为这与四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许多非洲国家将法语定为官方语言；其二，法属殖民地和平过渡为独立国家；其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亲法倾向；其四，诸多有利于法非合作的机构和制度已经建立。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总统在任期间则试图将原属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纳入法非合作框架。

在卢旺达独立后，法国与卢旺达开展了密切的双边合作。法国在当地实行经典的双重政策——发展援助与军事合作相结合。1962 年底，卢旺达加入法语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在此框架下，卢旺达获得了法国的援助并与其他成员国开展合作，法国则获得了在卢旺达投资的机会，趁机扩大在卢旺达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起，法国几乎取代了比利时在卢旺达的地位。1962 至 1993 年 8 月，法国共向卢旺达提供援助 2.8313 亿美元，赠款 3655 万美元，免除卢旺达债务 1417 万美元。此外，自 1975 年 7 月 18 日卢法两国签署强调文职领导层地位的军事技术援助协议起，法国在卢旺达的地位不断强化。在 1994 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之前，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曾九次访法，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均出访过卢旺达，“法非特殊关系”在卢旺达得到充分体现。

二、 卢旺达之殇：1994 年种族大屠杀

（一）图西族与胡图族之争

在殖民时代之前，卢旺达是一个由游牧民族统治的封建王国。在这段时间里，图西族（*Tutsi*）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群，处于统治地位，而以农耕为生的胡图族（*Hutu*）则处于劣势地位。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卢旺达封建时期农牧民的界限、图西族和胡图族分类的探讨尚未达成一致，但在非洲的书面传说中，图西族“贵族”和胡图族“农奴”的身份之别一直被强调，其核心差别在于财富而非种族。

德国和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使得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社会地位差异不断扩大，这埋下了族群冲突的祸根。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殖民卢旺达后，保留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实行间接统治。在比利时对卢旺达实行军事管制和委任统治期间，殖民政府沿用了间接统治制度，并以扩大图西族的统治范围、禁止胡图族接受教育和建立有利于图西族的司法机构等方式强化图西族在各个领域的支配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胡图族上层势力在经济上成为新兴力量，比利时殖民者开始与胡图族的上层人士合作。后来，面对图西族的独立要求和胡图族的变革要求，比利时当局于 1959 年挑起了族群纷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怀着极大的仇恨对图西族采取暴力行动。这场延续到 1962 年的族群冲突导致非洲大湖地区产生了超过 33 万的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图西族。

卢旺达独立初期，胡图族掌握实权，族群矛盾未能得到解决。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卡伊班达（Kayibanda）政府实行胡图族专政，两族矛盾日渐加深，1963年、1967年和1973年先后3次发生族群冲突，整个非洲大湖区流亡人数超过12万。1973年7月，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卡伊班达政府的统治，并于1978年12月正式当选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执政后，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族群关系相对平和。但由于政府主要由胡图人掌控，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派蓄意制造族群冲突，族群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内战成为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导火索。1990年，由流亡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 RPF）从乌干达入境，与政府军在卢旺达北部边境发生激烈战斗。而在基加利，一万多名的图西人和政府反对派被杀。1990年4月，驻扎在该领土的法国、比利时和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部队介入，疏散卢旺达的西方侨民。由于法国保守派和军界对“来自英语国家的叛乱分子”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警惕和反感，法国军队在侨民撤离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向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卢旺达武装部队（Forces armées rwandaises, FAR）提供军事支持，阻止了卢旺达爱国阵线1990年10月和1992年3月的两次进攻。1992年8月至12月，亲政府的胡图民兵再次大肆杀戮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不支持杀戮的胡图人）。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1993年8月4日，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亚历克西·卡尼亚伦圭（Alexis Kanyarengwe）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正式签署了《阿鲁沙协定》（Arusha Accords），内战宣告结束。然而，《阿鲁沙协定》的效力有限，国际社会态度冷淡，直到卢旺达大屠杀开始的几天前，维和人员才收到援助预算。

（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过程

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在坦桑尼亚出席了有关解决图西族和胡图族纷争的领导人和平会议后，乘专机返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时遭到袭击，二人无一幸存。总统遇难后几个小时，蓄谋已久的胡图极端分子和部分胡图民众趁机对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实行报复。胡图民兵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检查站，在三个多月内，超过80万图西人和亲图西族的胡图人被杀。

①

表1 1994年种族大屠杀各方行动简要梳理

时间线	各方行动
-----	------

①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死亡人数统计口径不一，此处参见 UN Refugee Agency, “Rwandans take stock 10 years after genocide”, 5 April 2004, <https://www.unhcr.org/news/rwandans-take-stock-10-years-after-genocidehe> 和 Unknown, “Rwanda: From civil war to genocide”, AA, 9 April 2018, <https://www.aa.com.tr/en/africa/rwanda-from-civil-war-to-genocide/1104102>。

4 月 6 日至 7 日	胡图人开始在基加利屠杀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几个小时后蔓延至全国。
4 月 8 日	卢旺达爱国阵线反攻基加利。
4 月 9 日至 16 日	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军队抵达卢旺达，疏散本国公民。
4 月 21 日	联合国通过第 912 号决议，将维和部队从 2500 人减少至 270 人。
4 月 30 日	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卢旺达爱国阵线和卢旺达临时政府停止对平民发动攻击。此时联合国的行动仅限于外交和人道主义性质。
5 月 4 日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公开声称卢旺达的极端暴力局势处于“种族灭绝”（genocide）状态。
5 月 12 日	受害人数达 20 万。
5 月 17 日	联合国安理会下令对卢旺达实施武器禁运。
5 月 31 日	联合国报告估计受害人数在 25 万到 50 万之间。
6 月 8 日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延长联卢援助团（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for Rwanda, UNAMIR）的任务期限。
6 月 23 日	法国启动绿松石行动（Operation Turquoise, OT），法国士兵进入卢旺达西南部为难民建造人道主义缓冲区。
7 月 4 日至 17 日	卢旺达爱国阵线逐渐控制整个国家。种族大屠杀结束。

资料来源：Beloff J R, *Foreign Policy in Post-genocide Rwanda: Elite Perceptions of Global Engagement*, Routledge, 2020；UN, “Rwanda-UNAMIR Background”, *UN Website*, <https://peacekeeping.un.org/ar/mis sion/past/unamirFT.htm>；Unknown, “Rwanda: From civil war to genocide”, AA, 9 April 2018, <https://www.aa.com.tr/en/africa/rwanda-from-civil-war-to-genocide/1104102>.

（三）法国和美国在 1994 年种族大屠杀中的反应

在 1994 年种族大屠杀期间，国际社会对这场冲突的干预十分有限。联合国安理会于 5 月中旬投票决定派遣一支由 5000 多名士兵组成的维和队伍，然而，当这支部队全面到达时，种族大屠杀已经结束了数月之余。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美国电视节目《前线》（Frontline）中直言不讳，“卢旺达的境况比南斯拉夫更为悲惨。国际社会对于干预南斯拉夫充满兴趣。然而，没有哪个国家有兴趣干预卢旺达”。下文将介绍两个与卢旺达关系最为密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与美国在种族大屠杀中的反应。

1994年6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第929号决议授权法国对卢旺达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单方面人道主义干预，即“绿松石行动”。对于法国而言，此次行动有着多重动机：人道主义者希望拯救和照顾数百名孤儿，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外交部和国防部则将绿松石行动视为夺回卢旺达外交主导权的机会。绿松石行动主张有限交战，尽量避免任何与地面部队的交战。所以，尽管队伍装备精良，但是这支部队仅在自卫、保护相关人员、处理任务受阻或与难民发生冲突时才能够使用武力。对此，国际各界看法不一。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这次行动成功挽救了部分民众的生命，减少了涌入扎伊尔的难民。对绿松石行动持负面看法的人认为，法国公然庇护实行种族灭绝的政权，使胡图人针对图西人的屠杀延续了一个月。卢旺达爱国阵线成员认为法国的行动只是为了协助其盟友（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政府官员、军官和民兵）逃往扎伊尔东部避难。此外，还有说法认为绿松石行动转移了联合国的责任，破坏了联卢援助团的承诺，削弱了多边干预的行动效果。1998年12月15日，保罗·奎尔斯（Paul Quiles）小组公开了一份长达1200页，专门分析法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的行动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驳回了所有涉及法国参与种族灭绝的指控。然而，卢旺达总统、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则认为，不仅是法国，整个国际社会都参与了这场阴谋。

与法国的干预行动形成对比，美国根据其地缘政治利益选择了不干预。历史学家对于美国的选择解释不一。最普遍的观点认为克林顿总统因为索马里行动的失败而未干预种族大屠杀。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18名美国士兵丧命，克林顿总统因此宣布了第25号总统决策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 25, PDD-25），对美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设定了严格的条件。该指令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开始一个月后签署生效，限制了美国对于卢旺达的干预。此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以削减预算为优先事项，担心发生“使命偏离”（Mission Creep，克林顿政府担心一旦美国干预卢旺达的行动失败，那么需要付出更多的资金和军事力量挽救这场行动，最终将美国拉入更深的泥潭），所以即便克林顿总统从大屠杀开始之初便知道这场冲突的存在，美国实际也有能力派遣部队来阻止种族灭绝，但美国政府最终仍然做出不干预的决定。种种因素的交织之下，美国官员避免将卢旺达的严重冲突称为“种族灭绝”，因为这样美国便不必承担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规定的责任。美国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也在证词中补充，美国政府不将其定义为种族灭绝，是因为不想“在政府不愿干预的情况下”引发公众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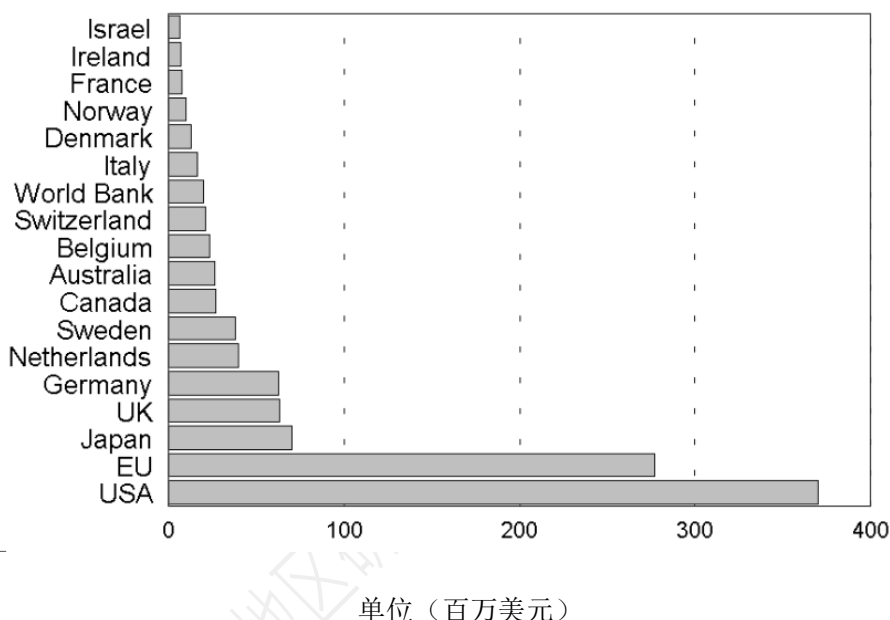
三、 作为非洲英语国家的卢旺达：以卢美关系为例

在哈比亚利马纳政权时期，法国是卢旺达最具战略意义的盟友，然而在1994年种族大屠杀后，美国成为卢旺达的主要援助国和重要盟友之一。

（一）卢旺达：新政府内外交困，寻求新盟友的援助和支持

经历血洗后的卢旺达百废待兴，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新政府严重依赖国际援助。种族大屠杀结束之后，同年7月19日，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成立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到1996年1月，尽管国际社会承诺向卢旺达提供超过14亿美元的赠款，然而实际上只有2300万美元左右流向卢旺达新政府，而这已经占政府收入的90%以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UN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记录了1995年各国的捐款，卢旺达从美国和西欧各国获得了相当一大部分的财政援助。由于法国不支持取代亲法政权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因而来自欧洲的财政援助主要为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卢旺达财政部外援司司长罗纳德·恩库西（Ronald Nkusi）指出，第一波外援大多用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国家并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重启经济或运转政府。

图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1995年对各国援助卢旺达数额的统计



图片来源：UN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Financial Tracking System(mimeo), 1995.

此外，卢旺达还面临严重的难民危机和反动武装威胁。卢旺达流亡政府纠集超过2万名难民在边境地区发动袭击。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巩固新生政权，卢旺达爱国阵线支持以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为首的扎伊尔反政府力量建立刚果（金），并借机清剿了刚果（金）东部的胡图族军队和民兵武装。然而，洛朗·卡比拉掌权后，反而与卢旺达反政府武装结盟，因此1998年8月卢旺达出兵刚果（金），支持反对卡拉比政权的武装力量发动叛乱。在刚果（金）战争期间，国际社会谴责卢旺达干涉他国事务，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完全停止或撤回对卢旺达的援助计划，美国和英国仍然继续为卢旺达提供援助。

由于卢旺达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国民经济对贸易依赖较大，为了寻求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卢旺达积极开展多边外交。2007 年，卢旺达申请加入英联邦，希望促进与英联邦成员国的贸易往来，助力本国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由于英国和美国一直声称致力于促进全球和平、民主和人权发展，因此卢旺达加入英联邦的申请也符合两国的利益。2009 年，卢旺达成为继莫桑比克之后第二个非英国殖民地国的英联邦成员国。此外，2007 年卢旺达正式加入东非共同体，期待通过区域一体化促进国家发展和地区稳定。

（二）美国：后冷战时代的超级大国在非洲推行良治样板

在后冷战时期的“一超多强”格局下，美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非洲，美国致力于推行其所谓的民主良治理念，这与卢旺达的发展需求不谋而合。例如，由于在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方面得分很低，卢旺达没有获得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的完全准入资格。为此，2007 年，美国特意为卢旺达制定了为期三年、耗资 2470 万美元的计划，从追责问责机制、媒体宣传和民间社会组织等方面帮助卢旺达向“标准方向”靠拢。

随着卢旺达政府外交策略的调整，美国 and 英国等英语国家逐渐成为卢旺达的主要援助国。目前较为普遍的解释是西方国家对卢旺达在种族大屠杀期间的遭遇心怀愧疚，为了挽回名声，主动向卢旺达施以援手。一位匿名的西方外交官曾说，“我们当时决定从卢旺达撤军，众所周知，许多图西人被杀害。我们对此感到不安。这种感觉或许在我们的发展援助中发挥了作用”。此外，西方援助者还认为，卢旺达正处于“创伤后的恢复阶段”，不应该受到援助机构正常审查规则的限制。“尽管卢旺达的某些治理体制不符合荷兰‘伙伴国地位’的标准”，“但这是一个特例”，卢旺达最终成为了荷兰的伙伴国。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卢旺达时，在基加利机场会见了种族灭绝中的幸存者，委婉地表达了对卢旺达人的歉意。他在演讲中提到将向卢旺达捐款 200 万美元，并在未来几年继续提供支持。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My Life）中，他也重申，“未能阻止卢旺达的悲剧成为我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之一”。第二种解释则是卢旺达树立了一个和平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际受援国形象。在卡加梅的带领下，卢旺达积极落实捐助者的援助战略，如建设医疗保健设施、兴办学校和推动妇女赋权等。不仅如此，卢旺达还成为中部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01 年至 2014 年，该国的 GDP 年增长率高达 8%。这些援助成果增强了援助国的信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卢旺达尤其看好。

四、后联盟体系阶段的卢旺达

在 1994 年种族大屠杀之前，法国是卢旺达最具战略意义的盟友，而在此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成为卢旺达的新盟友。然而，时至今日，卢旺达已经处于后联盟体系阶段，其外交叙事已经突破了新旧之分。

首先，卢法关系和卢美关系都处于动态发展中。其一，卢美双方对于种族大屠杀的态度是影响卢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总统承认法国在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政权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后，两国关系开始改善。然而，在继任者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任期内，法国决定不参加纪念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20 周年活动时，卢法关系似乎降到最低点。而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领导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2021 年 5 月，马克龙访问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为种族灭绝纪念碑献花，承认法国对 1994 年种族大屠杀负有一定责任，并请求卢旺达的原谅。其二，卢美关系围绕战略利益的变化常年处于起伏状态。奥巴马执政期间，卢美关系较为紧张。2012 年，美国支持联合国专家组报告中对卢旺达干预刚果（金）事务的指责，并撤回了 20 万美元的援助。2015 年，美国国务院批评卢旺达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行为，并对卡加梅寻求第三次任期表示失望。在特朗普任职期间，两国就《非洲机会增长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相关问题产生摩擦。在拜登就职后，双方关系时好时坏，未来走向尚难预测。

其次，卢旺达正处于后联盟体系的阶段，除了与传统盟国保持密切联系外，还与非传统盟国接触。除了在土耳其、以色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开设大使馆外，卢旺达还与中东国家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密切互动。以卡塔尔为例，卢卡两国关系近年来不断深化。2019 年 12 月 9 日，卡塔尔通过其国家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收购了卢旺达国家航空（卢旺达航空）60% 的股份，这项投资缓解了卢旺达航空的财务压力。卡塔尔航空还购买了卢旺达新机场布格塞拉国际机场（Bugesera International Airport）60% 的股份。此外，卡加梅总统曾受邀参加 2019 年多哈论坛，就信息通信技术、贸易、安全和文化等议题与各界人士交流。2023 年，卢旺达外交部长文森特·比鲁塔（Vincent Biruta）在出席第 21 届多哈论坛后称，“卡塔尔是全球创意中心之一，卢旺达致力于开展实效合作，两者是一致的。卢旺达希望与卡塔尔等合作伙伴一起，探寻有关安全、贸易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创新方案”。

从上述举措可以看出，卢旺达在新时期的外交不再只是依附大国，而是更强调务实性，既根据国家战略利益与世界大国保持良性互动，也积极同地区性大国展开合作，谋求本国的和平与发展。

本文从历史视角出发，分析了卢旺达在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演变，尤其关注到 1994 年种族大屠杀改变卢旺达与“旧盟友”法国和“新盟友”美国的外交关系的过程。在卡加梅总统的领导下，如今的卢旺达根据其战略利益动态调整与各国的关系，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

稳步发展的“千丘”之路。卢旺达与各国关系的变化既是洞察非洲国家发展的视角，也是大国在非洲竞争的缩影，值得长期关注。

资料来源

1. A Muhammad, AN Hutami, “Why did Rwanda join British Commonwealth?: Explaining Rwanda’s Foreign Policy”,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1, Vol.4, No.1, pp. 4-5, 8-14.
2. Adelman H, “The role of non-African states in the Rwandan genocide”, 2009, <https://yorkspace.library.yorku.ca/server/api/core/bitstreams/9cf6cd9a-cbf4-4874-9db0-a1aee9d843c2/content>, pp. 7,16, 26-27,83, 29-30.
3. Baker R, “Reorientation in Rwanda”, *African Affairs*, Vol. 69, No. 275, 1970, pp. 141–154.
4. Beloff JR, *Foreign policy in post-genocide Rwanda: Elite perceptions of global engagement*, Routledge, 2020, pp. 87-91, 156-157, 158-160, 254-257.
5. Bill Clinton, “PDD-25, U.S.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 Peace Operations”, *Clinton Digital Library*, 3 May 1994, <https://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ies.us/items/show/12749>
6. Bill Clinton, “Text of Clinton's Rwanda Speech”, 25 March 1998, *CBS News*, <https://www.cbsnews.com/news/text-of-clintons-rwanda-speech/>
7. Camus S, MARINE CORPS COMMAND AND STAFF COLL QUANTICO VA, “The French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ies: Rwanda Case Study”,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2013, pp.3-4.
8. Carney JJ, “Beyond tribalism: The Hutu-Tutsi question and Catholic rhetoric in colonial Rwanda”,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2012, Vol.42, pp. 172-202.
9. Clement Uwiringiyimana, “France’s Macron seeks forgiveness over Rwandan genocide”, *Reuters*, 26 May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frances-macron-rwanda-reset-ties-survivors-expect-apology-2021-05-26/>
10. GBN Ayithey, “The Non-Sustainability of Rwanda's Economic Miracle”, *Mgmt. & Sustainability*, 2017, Vol7, p.88.
11. Gibbs N, “Why? The killing fields of Rwanda”, *Time*, 1994, Vol.16, pp.18-25.
12. History.com Editors , “Rwandan Genocide”, *History*, 19 May 2023,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africa/rwandan-genocide>
13. Minaffet, “President Kagame Attends The 2019 Doha Forum”, <https://www.minaffet.gov.rw/updates/news-details/president-kagame-attends-the-2019-doha-forum>
14. Minaffet, “Qatar to Take 60% Stake in Rwanda’s New International Airport”, <https://www.mininfra.gov.rw/updates/news-details/qatar-to-take-60-stake-in-rwandas-new-international-airport>
15. New African, “Kagame stands up to Trump”, *New African Magazine*, 1 May 2018, <https://newafricanmagazine.com/20973/>
16. Pottier J, *Re-imagining Rwanda: Conflict, survival and disinform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

17. Prunier G,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8-53, 61-74.
18. R Hayman, "Funding fraud? Donors and democracy in Rwanda", *Remaking Rwanda: State building and human rights after mass violence*,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p.122
19. Rwanda in Qatar, "Rwand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ttends The Doha Forum 2023", <https://www.rwandainqatar.gov.rw/actualites/info-details/rwandas-minister-of-foreign-affairs-attends-the-doha-forum-2023>
20. StoreyA, "Economics and ethnic conflict: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Rwand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17, No.1, 1999, pp.43-63.
21. Szandzik, Eric James, "President Clinton's Nonintervention in The Rwanda Genocide: An Analysis of US Presidential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World Affairs*, 2022, Vol.85, No.1, pp.176-206.
22. UN, "Rwanda-UNAMIR Background", *UN Website*, <https://peacekeeping.un.org/ar/mision/past/unamirFT.htm>
23. Unknown, "Rwanda: From civil war to genocide", *AA*, 9 April 2018, <https://www.aa.com.tr/en/africa/rwanda-from-civil-war-to-genocide/1104102>
24. Yervasi C,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in the Former Belgian Colonie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Continental Europe and Its Empires*, edited by Prem Poddar, rajeev S. Patke, and Lars Jensen, Edinburgh UP, 2011, pp. 14-19.
25. Zorbas E, "Aid dependence and policy independence: Explaining the Rwandan paradox", *Remaking Rwanda: State building and human rights after mass violence*,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pp. 106,110.
26. 多米尼克·马亚尔：《从历史角度看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叶丽文译，《国际观察》，2013年第3期，第50页。
27. J.B.韦伯斯特，B.A.奥戈特，J.P.克雷蒂安：《1500-1800年的大湖地区》，B.A.奥戈特主编：《非洲通史 第五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713页，第714-716页。
28. 于红，吴增添编著：《列国志 卢旺达 布隆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0-73页，74页，75-78页，367页。

各国动态

埃塞俄比亚

法国各方寻求与埃塞俄比亚开展经济和军事合作的机会

为了考察埃塞俄比亚的投资潜力，22 家来自物流、基础设施、电信、医疗保健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法国公司代表团自 11 月 21 日起赴埃塞俄比亚调研，并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商业领袖举行会谈。法国公司“非洲全球物流”（Africa Global Logistic）总裁菲利普·拉邦（Philip Labonne）在接受埃塞俄比亚新闻通讯社（Ethiopian News Agency, ENA）的采访时高度评价了这次访问，他认为此次会谈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法国公司在埃塞俄比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埃塞俄比亚也有参与各个投资领域的机会。此外，他还表示，希望与非盟合作，促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落地。埃塞俄比亚新闻通讯社称，法国企业家协会（Mouvement des entreprises de France, MEDEF）代表团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是法国在东部非洲、东北部非洲（非洲之角）延续经济影响力的体现。

此外，法国著名 IT 服务公司 CS 集团（CS Group）在会上宣布，公司正在推进反无人机技术系统在博莱国际机场（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试点。当地媒体《埃塞俄比亚报道者》（The Reporter Ethiopia）披露，CS 集团两年前便与当地航空公司接洽，表示可以为业务繁忙的机场提供反无人机技术服务。为了促成此项合作，法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为埃塞俄比亚民航局提供了援助，CS 集团也获得了法国财政部的资助。埃塞俄比亚航空集团首席执行官麦斯芬·塔塞乌（Mesfen Tassew）认为，引入该技术能够提高机场安全，但同时，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以监管无人机系统的使用。然而，目前埃塞俄比亚在相关法律领域存在“管理真空”，政府尚未决定由哪个部门统筹。埃塞俄比亚新闻通讯社认为，此次合作既是强化机场安全的重要一步，也是法国国防科技在埃塞俄比亚落地的体现。

——综合编译自 11 月 24 日 ENA 和 11 月 25 日 *The Reporter Ethiopia*

毛里求斯

英国拒绝将查戈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美国对此表示支持

12 月 1 日，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称，根据英国国防部部长格兰特·沙普斯（Grant Shapps）制定的新战略，英国将放弃将查戈斯群岛（Chagos Archipelago）归还给毛里求斯的计划。12 月 7 日，英国外交部部长卡梅伦（Cameron）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Blinken）表示，双方在当天的会面中讨论了位于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上

“至关重要”的英美军事基地。在被问及英国是否放弃归还该地时，卡梅伦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而布林肯则称，美方承认英国对“英属印度洋领地”的主权。

1965年，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毛里求斯被迫放弃查戈斯群岛以换取独立。英国将该群岛纳入英属印度洋领地范畴。1966年，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迭戈加西亚岛被英国政府租给美国，用作美军在印度洋地区活动的军事基地。后来，经过努力，联合国国际法院在2019年宣布英国对查戈斯群岛的所有权是非法的，并敦促英国尽快将查戈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然而，英国拒绝执行这一裁决。部分人士认为，出于美军对于迭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的倚重，英国最终是否会归还查戈斯群岛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综合编译自12月7日 *Modern Diplomacy* 和12月9日 *Global Times*

利比里亚

美国制裁利比里亚前政府官员，利比里亚政界反应不一

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凯瑟琳·罗德里格斯（Catherine Rodriguez）呼吁约瑟夫·博阿凯（Joseph Boakai）政府将打击腐败列为优先事项。她说：“博阿凯政府有责任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可以提供帮助。前提是政府、社会、媒体和利比里亚人民都希望打击腐败现象。”根据《全国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对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市市长兼民主变革联盟（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Change, CDC）秘书长杰佛逊·柯伊吉（Jefferson Kojee）发布了制裁令。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称：“杰佛逊·柯伊吉煽动暴力，控制蒙罗维亚的年轻人。他还掌握着与民主变革联盟有关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招募曾经前战斗人员和新近获释的囚犯。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有理由相信，杰佛逊·柯伊吉已指示这些组织暴力破坏其反对派的示威活动。”罗德里格斯强调了美国一直致力于通过问责和制裁保护人权和打击腐败，“制裁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希望媒体调查与制裁相关的事件并公之于众。这需要依靠你们所有人——媒体和民间社会来推进这些问题”。此外，美国政府还制裁了参议院临时议长阿尔伯特·切（Albert Chie）、财政部部长塞缪尔·特韦（Samuel Tweah）以及前众议院议长、现马及比县（Margibi County）参议员伊曼纽尔·努夸伊（Emmanuel Nuquay）等人。这是美国首次就腐败和侵犯人权问题对利比里亚公职人员实行此类制裁。

对此，利比里亚政界反应不一。利比里亚新闻部部长莱杰胡德·雷尼（Ledgerhood Rennie）表示质疑，“当这些人没有违反利比里亚的任何法律时，政府如何起诉他们呢？利比里亚没有引入《马格尼茨基法案》，美国政府也没有向利比里亚政府提供制裁这些前政府官员的证

据，政府如何起诉他们呢？”前劳动部部长兼人权律师提阿万·萨耶·功罗伊（Tiawan Saye Gongloe）则表示，新政府和前政府都没有兴趣打击腐败现象，美国此举值得称赞，“美国政府的制裁对利比里亚来说是最好的圣诞礼物”。

——综合编译自 12 月 13 日 *Liberian Observer* 和 12 月 15 日 *New Dawn Liberia*

大湖地区

大湖地区局势动荡，涉及刚果（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增加

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反政府武装 M23 与刚果（金）武装部队的冲突造成 50 多万流民。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齐塞凯迪（Felix Tshisekedi）认为恐怖组织 M23 受到卢旺达的支持，然而，卢旺达当局否认这一论断。联合国安理会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会议，关注刚果（金）的政治和安全局势。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Nicolas de Rivière）表示，法国要求卢旺达立即停止对 M23 的支持，并将军队从刚果（金）撤出。联合国秘书长刚果（金）问题特别代表秘书长宾图·凯塔（Bintou Keita）表示，北基伍省（North Kivu Province）动荡不安，刚果（金）和卢旺达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进一步增加，甚至有可能波及布隆迪。

据悉，M23 是一个总部位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军事组织，其成员大多来自原全国保卫人民大会（Congrès national pour la défense du peuple, CNDP）。M23 声称要执行 2009 年 3 月 23 日签署的和平协议，捍卫刚果（金）的图西人和讲卢旺达语（Kinyarwanda）的少数民族的权益。M23 的军事首领是刚果（金）图西族人苏塔尼·马肯加（Sultani Makenga），在卢旺达内战期间，他曾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作战。自 2013 年被刚果（金）武装部队和联合国的联合军事行动挫败后，M23 沉寂近 10 年。2021 年，M23 再次占领戈马（Goma）北部，并在 2022 年占据了刚果（金）与卢旺达和乌干达接壤的鲁丘鲁（Rutshuru）地区。2023 年，围绕刚果（金）北基伍省的战略要镇穆沙基（Mushaki），M23 与刚果（金）政府军多次爆发冲突。在此期间，东非共同体区域部队（East African Community Regional Force, EACRF）的布隆迪分支曾于 9 月将穆沙基转交给刚果（金）政府军，这引起 M23 的不满。

——综合编译自 12 月 12 日 *Chimpreports* 和 2 月 6 日 *IPIS*

编译：阎自仪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